



《生活曾经这样》
格雷厄姆·格林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6月

以黑色艺术作传

格雷厄姆·格林《生活曾经这样》

□书评人 张旋

熟悉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的人都知道他的小说分为两类:娱乐作品(侦探间谍小说)和严肃小说(天主教小说),严肃小说界定了他在主流文学中的地位和文学的品质,据说他是获提名次数最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一方面说明他文学上的复杂、富于争议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早熟、长寿、很早暴得盛名和盛名的长盛不衰。现在来看,格林的娱乐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似乎更大。黑色电影繁盛于上世纪40至60年代,而他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嗅到了娱乐业中将作恶与冒险相结合的趣味,“地狱就是最高级的夜店”。他早熟的天才和躁郁症潜流在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侦探或间谍小说经他之手,变成了杀手或黑帮分子的冒险小说。

黑色艺术(黑色电影、黑色幽默小说、黑色金属)在二十世纪所扮演的地位可以与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相媲美,它们都反对主流文化,无视道德规范,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它们的渊源那势必必要回溯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个专业的论著才能完成这个追本溯源的任务。格林这本自传只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让我们看到这种黑色趣味如何在一个躁郁狂病人的精神中孕育而成,又破土而出的过程。

格雷厄姆·格林出生于英国中部赫特福德郡的伯克姆斯黛德,父母是格林家族的嫡室兄妹,格雷厄姆是六个孩子中的老四,哥哥雷蒙德后来成了著名医生和登山家,弟弟休伊则成了BBC广播公司的总裁。格林家族在当地地位显赫,人口繁盛,出过很多名人,绯闻轶事不断,以善于保密著称,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守口如瓶。这本二百页的自传于1971年出版,叙事简练、准确、意到即止,躁郁狂病人的冷静和节制,将自己如野草一样割了又生的本性重新放大审视,从那些如灰落在土里的往事找到新的启示,他认为重复出现的事迹中必有自己命运的轨道。本书开头他引用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只有盗贼和吉普塞人才会说,去过一次的地方绝不可再去。”

撒谎、逃学、离家出走、躁郁症发作、用小刀割膝、用左轮枪玩俄罗斯轮盘式赌式自杀,以及阅读传奇小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早年经历在本书中占了一半篇幅。牛津校园里的生活只是一带而过,有限的一点描述只暗示他是个写作和享受生活两不误的花花公子。实际上,他差点做了双重间谍。嗜好冒险和厌恶集体生活是他性格中的两极,这确实是他的躁郁症患者的共性,他不害怕孤独,但受不了单调。牛津毕业,他应聘了一家准备将人派往上海工作的烟草公司,同事中有个特别爱玩“井字”游戏的剑桥大学生,逢玩必赢。去中国的船票订好之后,这位同事对他说:“旅途中我们可以大玩这个游戏,不是吗?”听到这话,他心里猛得一沉,再无去中国的勇气,即刻打定辞职的决心。

他对生活的憧憬都与水手有关——与其说是水手还不如说是海盗。他加入间谍部门和皈依天主教都有在这种水深浪高的海域中茫茫漫游的动机。不过,当年引导他皈依天主教的屈罗劳普神甫曾让他明白一条重要的良训:“看见了吧,走得太远有危险,必须非常当心,离你对付不了的深水区域远一点,海水多险流,可以把你冲得无影无踪……”间谍实际上就是陆栖海盗,这良训使他获益颇多。

格林本想将这本传记写到自己的挫败处作结,但后半部因为很坦诚的谈论写作的得失,最后不由自主地以成功出版《斯坦布尔列车》落笔,这是他写作生涯的界碑,这本书的热销使他在作家的世界站稳脚跟,并在现实的世界中四处游荡。对于喜欢冒险而又不涉水而过的人,成功会放大生活的单调,1981年他又出版自传第二部《逃避之路》。

罂粟之美

雷维特的《南方女王》



《南方女王》
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著
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7月

□书评人 程弋洋

《南方女王》的故事,是纵横大西洋两岸的传奇。全书初读,不过是个聪慧勇悍的女子——特蕾莎,为环境所迫,再加机缘巧合,成就的一段故事。然而,贯穿全书的“科里多”(美墨交界地区盛行的传统歌谣,通常用来传颂知名毒枭或英雄的事迹。虽然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播放,但只要到小酒馆就能听到),看似骁勇激昂,内里却无限悲凉。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因其需求,整个墨西哥北部,甚至整个拉美都是毒品交易和运输的活跃地区。因此,那里也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为泛滥的地区。特蕾莎一出场便遭追杀。读者追随着主人公的逃亡胆战心惊,最终却发现她甚至都不曾参与毒品贸易,却因身为被“做掉”的毒贩女友而遭追杀。那是一片连生存权都被踩到脚下的土地。毒枭们极少有幸得享天年。他们提着脑袋去贩毒,轻易暴富,然后拼命挥霍,最后,通常被仇家或者自己人干掉。北墨西哥的规矩狠绝,须得连坐,毒枭的妻子儿女都不得活路。所以那里的女人也都奢靡淫艳,因为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多来日。暴力、酒精、情色浸润着那片土地。出生成长在那里的人,以为这就是人世的常规。幸运的特蕾莎因为大毒枭巴尔加斯的一时心软,得以逃脱人间地狱,来到西班牙南部。然而,再聪明的女人在爱情面前也是零智商,特蕾莎再次爱上的男人,又是一个毒贩——加利西亚人圣地亚哥。这一次,她不想再当那个“背后的女人”。既然死生相系,特蕾莎想要参与整个过



新京报插图/赵斌

程。于是,她从身后走到了幕前,深入到了毒品运输和贸易的每个细节。圣地亚哥难逃毒贩宿命,殒命于一次毒品运输过程。特蕾莎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尽管身负重伤,尽管此后被投入监狱。牢狱之灾为她带来了人生转机,因为在那里特蕾莎认识了出身名门自甘堕落的帕特丽西亚。靠着帕特丽西亚藏匿的半吨可卡因,特蕾莎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此后风起云涌,在毒品贸易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不过是金钱的奴隶,为它背弃一切(爱情、友谊、道德、信仰),最终赔上自己的性命。因此,在这条巨大的利益链、生命链中,无论你身在最低处又或者巅峰,不安和惶惑都不会远离。“好景不常在”是南方女王的喟叹。而最终,她也领悟了那本心爱的墨西哥小说《佩德罗·帕拉莫》——“Hijole(天哪)!小说里的角色已经全死了,他们本身却不知道这件事。”

书中人物好景不常在,书写者佩雷斯·雷维特却是好景常在。他是当下西班牙最畅销的作家,又是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市场和学界同时给予了他最高认可。这样的成功,或许应该归功于“混血文学”(literatura mestiza)的创作理念。佩雷斯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边界被消解,已没有了纯文学、纯电影和纯艺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彼此交融,因此诞生了它们的产物“混血文学”。而佩雷斯最为推崇的当代小说则是托马斯·品钦的《V》,因为其中交融着当代世界的一切元素,是“混血文学”的最佳代表。无论是精英小众,还是普罗大众,皆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阅读旨趣和

身影投射。

佩雷斯投身新闻界多年,1986年35岁时才创作第一部小说《轻骑兵》。初衷不过是自我消遣,却一发不可收拾,1993年全身心投入创作后,每年皆有一到两部作品面世。而系列小说《阿拉特里斯特上尉》,本是佩雷斯用来完善女儿的西班牙中世纪历史文学教育的,如今却成为牙国诸多中小学的必读书目。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他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在文学创作中凸显优势。而幼年形成的阅读习惯,则助其积累了深厚的学养。2003年,佩雷斯的皇家语言学院入院演讲即围绕《阿拉特里斯特上尉》系列发生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而《南方女王》中纯正的墨西哥西班牙语表达,则体现在中译本译者所无法舍弃的órale, hijole和chingale。贯穿全书的多首科里多更是佩雷斯为此书准备良多的又一明证。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的精准地道,是佩雷斯小说的一大特色。

2007年,台湾漫游者出版社引进了佩雷斯7部作品版权,分别是《击剑大师》、《法兰德斯棋盘》、《大仲马俱乐部》、《圣堂密令》、《海图迷踪》、《南方女王》和《战争画师》。而今大陆出版界已借道台岛,引入了其中四册,分别是《大仲马俱乐部》、《战争画师》、《步步杀机》(《法兰德斯棋盘》)和《南方女王》。2012年,南海出版公司所推出的《南方女王》简体版封面上,摇曳着一朵肃穆凄清白色罂粟。罂粟自然是毒品女王的自我投射,它又如何不是那个享誉世界的说书人——佩雷斯·雷维特,雅正与通俗的浑然天成,让万千读者欲罢不能。